

故事一百種

君子國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7.61
119.3
161



3 0528 0882 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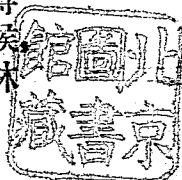
君子國

君子國



之洋與唐敖飄洋出去，不多幾日到了君子國，將船泊岸。林之洋上去賣貨。唐敖因素聞君子國好讓不爭，想來必是禮樂之邦，所以約了多九公上岸，去瞻仰。走了數里，離城不遠，只見城

話說唐朝時候林



808382

門上寫着『君子爲寶』四個大字。唐多二人把匾看了，隨即進城，只見人烟密集，買賣鬧熱，衣冠言語，都與中國一樣。唐敖見言語可通，因向一位老翁問其何以好讓不爭之故，誰知老翁聽了一毫不懂，又問國以『君子』爲名，是何緣故，老翁也回不知，一連問了幾個，都是如此。

多九公道：『據老夫看來，他這國名以及「好讓不爭」四字，大約都是鄰國替他取的，所以他們都回不知。方才我們一路看來，那些耕田的人讓畔，行路的人讓路，已是不爭之意，而且士庶人等，無論富貴貧賤，舉止言語，莫不恭而有禮，也不愧「君子」二字。』唐敖道：『話雖如此，仍須慢慢觀玩，方能得其詳細。』說話間，來到鬧市，只見有一個衙役在那里買物，手中拿着

貨物道：『老兄，如此高貨，卻討怎般賤價，教小弟買去，如何能安？

務求將價增加，方好遵命。若再過謙，那是有意不肯交易了。』



唐敖聽了，因暗暗說道：『九公，凡買物只有賣者討價，買者還價；今賣者雖討過價，那買者並不還價，卻要添價，這等說話，倒也罕聞。據此看來，那一好

讓不爭」四字，竟有幾分意思了。』

只聽賣貨人答道：『既承照顧，不勝感謝。但方才所討的價，已覺厚顏；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，豈不更教小弟慚愧。況敝貨並非言無二價，其中頗有虛頭。俗云：『漫天要價，就地還錢。』今老兄不但不減，反要增加，如此客氣，只好請到別家交易了。』

唐敖道：『「漫天要價，就地還錢」原是買物的人向來俗談。至於「並非言無二價，其中頗有虛頭」亦是買者的話。不意今皆出於賣者之口，倒也有趣。』只聽衙役又說道：『老兄以高貨討賤價，反說小弟客氣，豈不失了忠恕之道？凡事總要彼此無欺，方爲公允。』

談之許久，賣貨人執意不加。衙役賭氣照數付價，拿了一半貨物。剛要舉步，賣貨人那里肯依，只說價多貨少，攔住不放。路旁

走過兩個老翁，作好作歹，從公評定，教衛役照價拿了八折貨物，這才交易而去。



何敢妄取高價麼？」

君子圖

唐多二人不覺暗暗點頭。走未數步，市中有個小兵，也在那里買物。小兵道：『剛才請教貨價若干，老兄執意吝教。教我酌量付給；及至遵命付價，老兄又怪過多。其實小弟所付，業已剋減，若說過多，竟是違心之論。』

賣貨人道：『小弟不敢言價，聽兄自付者，因敝貨既欠新鮮，而且平常，不如別家之美。若論價值，只照老兄所付減半，已屬過分，

唐敖道：「貨色平常，原是買者的話；「付價尅減，」本係賣者的話。那知此處却句句相反，另是一種風氣。」

只聽小兵又道：「老兄說那里話來？小弟於買賣雖係外行，至貨之好醜，豈有不知？以醜爲好，亦愚不至此。但以高貨只取半價，不但欺人過甚，亦失公平交易之道了。」

賣貨人道：「老兄如真心照顧，只照前價，減半最爲公平；若說價少，小弟也不敢辨，惟有請向別處再把價錢談談，才知我家並非相欺哩。」

小兵說了再三，見他執意不賣，只得照前減半付價，將貨略略選擇，拿了就走。賣貨人忙攔住道：「老兄爲何只將下等貨物揀去？難道留下好的給小弟自用麼？我看老兄如此討巧，就是走

遍天下，也難交易成功的。』

小兵發急道：『小弟因老兄定要減價，只得委曲從命，略將次等貨物拿去，於心方可稍安；不意老兄又要責備。且小弟所買之物，必須次等，方能合用，至於上等，雖承美意，其實倒不適用。』

賣貨人道：『老兄既要低貨，方能合用，這也不妨，但低貨自有低價，何能付高價而買劣貨呢？』

小兵聽了，也不答言，拿了貨物，只管要走。那過路人看見都說小兵欺人不公。小兵難違衆論，只得將上等貨物下等貨物各攜一半而去。

二人看罷，又朝前進，只見那邊又有一個農人買物。原來物已買妥，將銀付過，攜了貨物要去。那賣貨的接過銀子仔細一看，

用戥子秤了一秤，連忙上前道：『老兄慢走。銀子平水都錯了。此地向來買賣都是大市中等銀色，今老兄既將上等銀子付我，自應將色扣去。剛纔小弟秤了一秤，不但銀水未扣，而且戥頭過高。此等平色小事，老兄有餘之家，原不在此，但小弟受之無因，請照例扣去。』

農人道：『些許銀色小事，何必鎔銖較量？既有多餘，容小弟他日買貨，再來扣除，也是一樣。』說罷，又要走。

賣貨人攔住道：『這如何使得？去年有位老兄照顧小弟，也將餘剩銀子存在我處，曾言後來買物再算；誰知至今不見。各處尋他，無從歸還。今老兄又要如此，倘一去不來，倒使小弟十分爲難，據小弟愚見，與其日後買物再算，何不就在今日交付？』

彼此推讓好久，農人只得將貨拿了兩樣，作抵此銀而去。賣

貨人仍口口聲聲只說銀多貨少，過於偏枯。奈農人已經去遠，無可如何。

唐敖道：『如此看來，

這幾個交易光景，豈非好讓不爭一幅行樂圖麼？我們還打聽甚麼？且到前面再去暢遊。如此美地，領略領略風景，廣廣識見，也是



大雅。唐敖看罷，知非下等之人，忙立在一旁。四人頓時拱手見禮，問了名姓。原來這兩個老者都是姓吳，乃同胞兄弟：一名吳之和，一名吳之祥。

唐敖道：『失敬，失敬！』吳之和道：『請教二位貴鄉何處？此有何貴幹？』多九公將鄉貫來意說了。吳之祥躬身道：『小子素聞中原乃禮義之國。今日幸遇二位，實是難得。弟不知駕到，有失迎迓，尙求海涵。』唐多二人連道：『豈敢。』吳之和道：『二位從中國到此，小子誼屬地主，意欲略展杯茗之敬，少敘片時，不知可肯枉駕？如蒙賞光，寒舍就在前面，敢勞玉趾一行。』二人聽了，甚覺欣然，於是跟着吳氏弟兄一路行來。

不多時，到了門前。只見兩扇柴扉，周圍籬牆，上面盤著許多

青藤薜荔；門前一道池塘，塘內俱是菱蓮；進了柴扉，讓至一間敞

廳，四人重又行禮讓坐；廳中懸着國王賜的小額，寫着『渭川別墅。』再向廳外一看，四面都是翠竹，把這敞廳團團圍住，甚覺清雅。小童獻茶，唐敖問起吳氏弟兄事業，原來都是閒散進士。

多九公忖道：『他兩個既非公卿大官，爲何國王卻替他題額？……看來此人也就不凡。』唐敖道：『小弟才同敝友瞻仰貴處風景，果然名不虛傳，真不愧『君子』二字。』

吳之和躬身道：『敝國僻處海隅，毫無知識，何敢遽當『君子』』





二字？至於貴國乃聖人之邦，自古聖聖相傳，禮樂教化，久爲八荒景仰，無須小子再爲稱頌。但貴國向有數事，愚弟兄草野固陋，似多未解。今日難得二位到此，意欲請示，不知可肯賜教？」唐敖道：『老丈所問，還是國家之事？還是我們世俗之事？』吳之和道：『今日所問，卻是世俗之事。』唐敖道：『既如此，請道其詳，有所知，無不盡言。』吳之和道：『小子聽得貴國風俗，於殯葬一事，做子孫的，並不計及死者以埋葬爲安，往往因選擇風水，把父母之柩多年不去埋葬，甚至耽延兩代三代之久，相習

成風，以至菴觀寺院，停柩如山，曠野荒郊，浮厝無數；並且當日有力時，因選擇風水耽擱，及至後來無力，雖要求其將就殯葬，亦不可得，久而久之，竟無入土之期。此等情形，死者如有所知，安能瞑目？況善看風水之人，豈無父母？如有好地，何不留爲自用？如果一得美地，卽能發達，那通曉地理的發達，曾有幾人？今以父母之骸骨，稽遲歲月，希望將來毫無影響之富貴，爲人子者，於心何安？據小子愚見：殯葬一事，無力之家，自應急辦，不可耽延；至於有力之家，亦只要揀高燥之處，卽是美地。此海外愚談，不知可合尊意？

唐多二人正要回答，只見吳之祥道：『小子聽得貴國風俗，有將子女送入佛門的，謂之「捨身」。』蓋因俗傳做了佛家弟子，蒙神佛護佑，有疾病的人，從此自能脫體，壽短者亦可漸轉長年。

此是僧尼誘人上門之語，而愚夫愚婦無知，莫不奉爲神明，相沿既久，故僧尼日見其盛。據小子愚見：凡鄉愚誤將子女送入佛門的，本地父老應向其父母剴切勸諭，方爲妥善。鄙見是否，尙求指教。」

吳之和道：『又聞貴國宴客，往往珍羞羅列，窮極奢華。桌椅既設，賓主就位之初，除果品冷菜十餘種外，酒過一二巡，則上小盤小碗，其名南喚「小吃」，北呼「熱炒」，少者或四或八，多者十餘種至二十餘種不等。其間或上點心一二道。小吃上完，方及正餚。菜既極豐，碗亦很大，或八九種至十餘種不等。主人雖如此盛設，其實小吃未完而賓客已飽，此後所上的，不過虛設，如同供獻罷了。鄙意宴會不必十分豐盛，居家飲食亦宜節儉。此話雖近

迂拙，不合時宜，世之君子，豈無採取？」

吳之祥道：『吾聞貴國有三姑六婆，一經入門，婦女無知，往往爲其所害，或哄騙銀錢，或拐帶衣物，及至婦女察知其惡，只恐聲張，爲家長得知，莫不忍氣吞聲。小子以爲三姑六婆必須視同寇讎，諸事預爲防範，不許入門，他便無所施其伎倆。』

吳之和道：『吾聞尊處向有婦女纏足之說，初纏之時，其女百般痛苦，撫足哀號，甚至皮腐肉敗，鮮血淋漓，當此之際，夜不成寐，食不下咽，種種疾病，由此而生。小子以爲此女或有不肖，其母不忍置之於死，故用此法治之；誰知是爲美觀而設，若不如是，卽爲不美。試問鼻大者削之使小，額高者削之使平，人必謂爲殘廢之人，何以兩足殘缺，步履艱難，卻又爲美？卽如西子，昭君，皆絕世

佳人，彼時又何嘗將其兩足削去一半？願世之君子，盡革其習，此風方可漸息。

『又聞貴處風俗於卜卦外，有算命合婚之說，我想婚姻一事，關係男女終身，理宜慎重，豈可草草？既要聯姻，如果品行純正，年貌相當，卽屬絕好良緣，何必再去推算？尤可笑的，俗傳女命北以屬羊爲劣，南以屬虎爲凶。其說不知何意，至今相沿，殊不可解。凡人值未年而生，何至比之於羊？寅年而生，又何至竟變爲虎？且鼠喜偷竊，蛇最陰毒，那屬鼠屬蛇的，豈皆偷竊陰毒之輩？牛爲負重之獸，自然莫苦於此，豈丑年所生，都是苦命？這都是愚民無知，造此謬論。往往讀書人亦染此風，實是可笑。總之，婚姻一事，若不管年貌相當，惟以合婚爲準，勢必雖有極好良緣，亦必當面錯過，

弄得日後兒女抱恨終身，追悔無及。爲人父母的，倘能洞察合婚之謬，只以品行年貌爲重。卽日後別有意外，亦可對得住兒女，兒女似亦無怨了。」

吳之祥道：「小子又聽說貴國風俗最尙奢華，卽如嫁娶葬殯，飲食衣服，以及居家用度，莫不失之過侈。這在富貴人家不知惜福，妄自浪費，已屬造孽，何況無力下民，只圖目前適意，不顧日後飢寒？倘明白君子於鄉黨中，不時開導，勿要過於奢華，各留餘地，所謂「常將有日思無日，莫待無時想有時。」如此剴切勸諭，奢侈之風，自然可以漸漸改革，一歸儉樸，卽偶遇荒年，亦可無虞。」

正說得高興，有一老僕，慌慌張張進來道：「稟二位相爺適

纔官吏來報，國王因有軍國大事，與二位相爺相商，少刻就到。

多九公聽了，暗暗忖道：『我們家鄉每有人會客，因客坐久不走，又不好催他動身，只好暗向僕人丟個眼色，僕人會意，頓時就來回話，不是某大爺即刻來拜，就是某大老立等說話，如此一說，客人自然動身。誰知此處也有這個風氣，並且還以相爺嚇人。卽或就是相爺，又待如何？未免可笑。』因同唐敖打躬告別。

吳氏弟兄忙還禮道：『蒙二位光降，不料國主要到敝宅，不能屈留大駕，殊覺抱歉。倘二位尚有耽擱，愚弟兄等送過國王，再到寶舟拜望。』

唐多二人恩恩告別，離了吳氏相府。只見外面灑道清塵，那些平民都遠遠迴避。二人看了，只纔明白果是實情；於是回歸舊

路。

多九公道：『老夫看那吳氏弟兄舉止大雅，器宇軒昂，以爲

若非高人，必是隱士；及至見了國王，那塊匾額，老夫就覺疑惑。這二人不過是個進士，怎能就得國王替他題額？那知卻是兩位宰相。如此謙恭和氣，可謂脫盡仕途惡習。若使器小易盈，妄自尊大，那些驕傲俗吏看見，真要愧死！』唐敖道：『聽他那番議論，卻也不愧「君子」二字。』

不多時，回到船上，林之洋已經回來。大家談起貨物之事，原來這地連年商販甚多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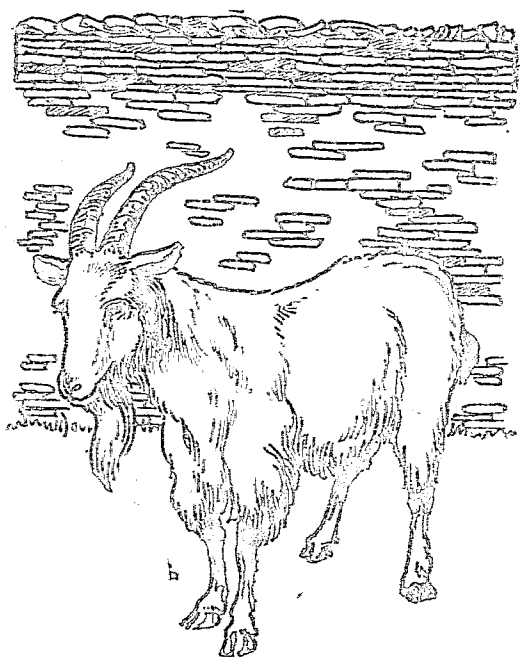


各色貨物，無不充足，一切價錢，均不得利。

正要開船，吳氏弟兄差家人拿着名帖，送了許多點心果品，並賞衆水手倭瓜十擔，燕窩十擔。名帖寫着『教弟吳之和之祥頓首拜』。唐敖同多九公商量，把禮收了，因吳氏弟兄位尊，回帖上寫的是『後學教弟多某唐某頓首拜』。

來人剛去，吳之和隨卽來拜。到了船上，見禮讓坐。唐多二人再三道謝。吳之和道：『舍弟因國王現在敵宅，不能過來奉候。小弟適將二位光降之話，奏明國王，特命前來奉拜。小弟理應恭候解纜，因要伺候國王，只得暫且失陪。倘寶舟尙緩開行，容日再來領教。』卽慫慫去了。

水手把倭瓜燕窩搬到後梢，林唐諸人，卽命開船，向前而去。



7.51
9.3
51

